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大 明 神 劍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大明 孤劍 魂

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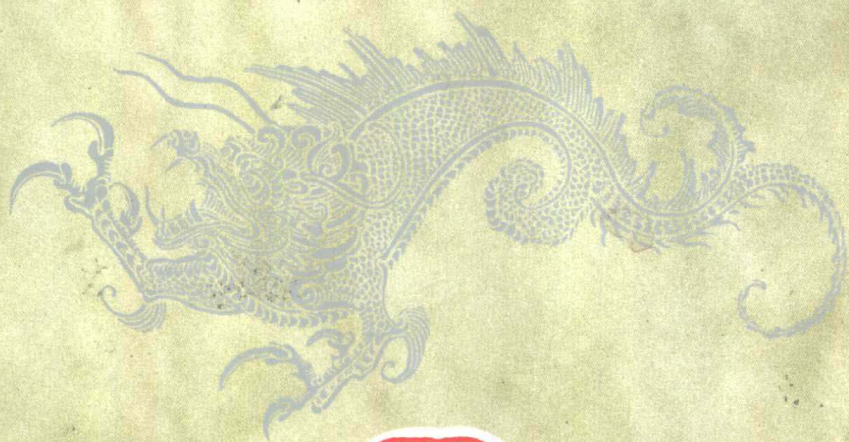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大
明
藏
劍
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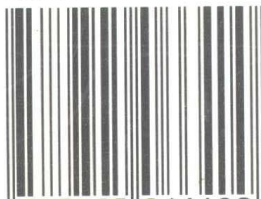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640-X



9 787805 066400 >

ISBN 7-80506-640-X/I • 283

定 价：36.80 元(上中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13

大明英烈传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13

大明英烈传
④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3

大明英烈传 ①

(台湾)独孤红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大明英烈传

著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文 奇
装帧设计 宏 松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30 字 数 650 千字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40-X/I·283

定 价: 36.80 元(上中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港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

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（台湾版）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1

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，春正月。满洲努尔哈赤称帝，贝勒大臣等共上尊号曰“覆育列国英明皇帝”，定国号曰“满洲”建元天命。

……

四十六年，夏四月，满洲主将兵侵边，临行，以七大恨誓师，略曰：

明边吏轻用尼堪外兰之谋，无故启，害我祖父，恨一也：

明不守盟约，逞兵越界，卫助叶赫，衅二也！

明边民每岁逾境行窃，依约当杀，明又以擅杀为词，胁取十人，抵罪边境，恨三也！

明越境以兵助叶赫，致我已聘之女，改适蒙古，恨四也。

我国人民，于柴河三岔止抚安等路，皆约耕田艺谷，明不容刈获，遣兵驱逐，恨五也！

叶赫渝盟召衅而明乃偏信其言，遣使诟，冒肆行凌侮，恨六也！

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，既被征服，明又胁服其国，恨七也。

于是分两路进兵，令左翼四旗兵取“东州”、“马根单”二堡，自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护军乘夜雨新霁，驰抵“抚顺”。

叠叠青山含碧，弯弯溪水流清。在这叠叠的青山之下，有座一明两暗的小茅舍，围以竹篱。前临清流，小桥横跨，恬静而幽雅，好一个闲散山居人家。

红日偏斜，霞光万道，阵阵归鸟，又是一幅美中带静的夏暮图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庄稼人打扮，头戴笠帽，肩上荷锄的汉子从

山上小路走下，直趋竹篱之前。

他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一顶大笠帽遮住了大半张脸，露在外头的，只是半截直而挺的鼻子，跟一张闭着紧紧的嘴。

肤色有点黝黑，看上去很壮，可不是么，看，他那只卷着袖子的胳膊，哪一处不透着力。

卷着裤腿，溅满泥星，穿着草鞋的一双腿，一双脚也显得劲而有力，只是他走路相当轻捷，看上去令人有毫不费力之感。

他走到了竹篱前，伸手便要去推那两扇柴扉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停住，转身向小河的那一边望去。

河的那一边，一条绕山的小路直通小桥，二三十丈左右便转了弯，能看见的这条路上，空荡荡的，连片落叶也没有。

可是没一会儿，被山挡住的路的那一段上，有了动静，是整齐而轻捷的步履声。庄稼汉站在竹篱外，柴扉前，一动没动。

又过了一刻，人绕过山出现在这段能看见的路上，那是一顶青色的软轿，六个人，六个人。抬轿的两个，另四个赫然是“锦衣卫”！“锦衣卫”是不难分辨的，看那身打扮就够了。

轿里坐的是何许人，竟劳动四名“锦衣卫”护轿？

庄稼汉站在柴扉前仍没动，镇定的跟座山似的！这庄稼汉胆子不小。

转眼间小桥来近，轿停在小桥的那一端。轿停稳，一名锦衣卫上前掀开轿帘，轿里弯腰走出个人，赫然是一名内侍太监。

他出轿站直，往竹篱茅屋看了看，就像没有看见庄稼汉一样，带着四名“锦衣卫”过了桥。

庄稼汉站在两扇柴扉前，仍一动没动。

看样子这一内侍四“锦衣卫”是直奔茅屋，难道这庄稼汉不懂得让路，按说，不但该让，而且早就该回避了，即便回避不及，也应该马上爬伏在地，还不能仰视。

过了小桥走没几步便是竹篱柴扉，一名“锦衣卫”上前一步，

便要抬手。

只听茅屋里传出一声轻咳，紧接着一个苍老的话声发话说道：“黑儿，别那么不懂规矩，闪开路，让这位公公进来。”

庄稼汉立即横跨一步让开进门路，那太监推开柴扉走了进去，四名“锦衣卫”要跟进去，庄稼汉跨步过来，又挡住了进门路，道：“茅屋太小，容不下这么多客人。”

四名锦衣卫脸色齐变，就要发作。本来是，禁宫大内都任他们出入，这座小小茅屋是什么所在，竟把他们四人屏诸门外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已进竹篱的太监，拍了抬手，道：“你们四个就在外头等着吧。”

四名锦衣卫敛去怒态，欠身答应。

庄稼汉淡然一声：“得罪了。”转身走入竹篱关上两房柴扉。

这，使得四名“锦衣卫”脸色又是一变！

庄稼汉进了茅屋，那名太监已然坐下。

主座上坐着个灰衣老人，看上去约莫有六十多岁，须发已灰，人挺清瘦，长眉凤目，隐隐有一种慑人之威。他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正在看。

庄稼汉把锄头往门后一放，摘下笠帽往灰衣老人身侧一站，现在可以看清楚他了。

好俊的人品，一双剑眉浓浓的，斜飞入鬓，一双凤目黑白分明，隐隐透着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光彩。他有点黑，但更显得刚毅，也象征着在劳苦中长成。

一身庄稼汉衣裳难掩他的英挺脱拔，要是换上一身读书人的儒服，那将是临风玉树般翩翩美书生。

他看上去不过廿多岁，但却有着中年人的成熟、经验与历练。嘴闭得紧紧的，显得他有着一份超人的冷静。那双微挑的眉梢，也带点令人心折的傲气。

他站在灰衣老人身边，没看那坐在客座上的太监一眼，生似

这屋里只有他跟灰衣老人在一样，而坐在客座上的太监，却不时向他投过一瞥。

灰衣老人把信看完了，垂下手，含笑望向那名太监：“我知道了，公公请回吧。”

那太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您老是……”

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看看我这把年纪，还能干什么，公公请回吧，黑儿，代我送客。”

庄稼汉冲灰衣老人微一欠身，转身摆手：“请。”

那太监只得站了起来，皱眉说：“您老……”

灰衣老人道：“公公走好，恕我不送了。”转身背手进入了右边那间屋。

那太监跟了一步，庄稼汉抬手一拦，那太监没奈何，转身出门而去。庄稼汉跟着他，直把他送出了柴扉。软轿过了桥，庄稼汉掩上柴扉转过了身。

灰衣老人站在茅屋门口，右手拿着一样东西，似乎要递给那庄稼汉，那是一面玲珑小巧的银牌，上面镌刻着一条龙。

庄稼汉没敢过去接，站在那儿两眼发直，愣愣地——



“长安城”！“长安”的城廓规模，街市建筑，虽千百年而后，仍留着帝都的气氛，除“北京”城外，“长安”要比中国六大古都都雄伟。

秦之统一六国，汉唐之开疆拓土，都发号施令于此，它不但只是个兵家所必争的要地，而且是个颇具文风与风流绮丽的地方。

地广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的“阿房宫”在此。

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今后世有以加也。”说这句话的萧何，他建的“未央宫”在此。

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“华清池”也在此。

正午时候，一辆马车经由骊山之麓驰进了“长安城”！

这辆马车相当华贵，高篷，四套，那套马车的配备清一色是银的，四匹套车马一色泼墨般，没有一根杂毛。

车辕上那赶车的，是个身穿华服的中年汉子，看他那长相，看他那穿着，他绝不像个赶车的，然而他竟高坐在车辕之上，控缰挥鞭，赶着那辆高篷四套华贵的马车。

车旁，一边儿各立了四匹健骑，一色雪白，蒙古种。

鞍上，四名华服中年壮汉，一个个雄赳赳，气昂昂，顾盼生威，一看就知道是些身手不弱的练家子。

这四个华服壮汉，每人腰间佩着一口腰刀，鞍旁都挂着一具革囊，革囊里插着铁背弓跟十几支雕翎箭。

不用说，这是护车。看看那高坐车辕赶车的，再看看这四名护车，车里人来头之大可想而知。

马车驰进“长安城”，旁若无人，耀武扬威向前飞驰，直奔东关“长乐坊”，停在一座朱门巨宅之前。

这朱门巨宅好气派，老高的门头，丈高的一圈围墙，门前石阶高筑，石阶下是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。

站门奴仆四个，一见车到，两扇朱门豁然大开，从门里急步迎出一个五旬老者，瘦高，锦袍，长眉细目，满脸透着精明干练。

车到，人到，锦袍老者正好迎着马车，双手连拱，满脸赔笑道：“诸位辛苦，诸位辛苦……”

四个护车的，连车把式在内五个人，就根本没听见，没看见一样，一个个神色冷漠，没人正眼瞧他一下。

左边一名华服壮汉离鞍下马，车前一躬身，冲着车篷内恭谨发话：“禀您，‘长安’‘东关长乐坊’到了。”

话落，上前一步，伸手掀开车帘。这一掀，车前六个人，直了十二只眼。马车里，空空的，哪有人？四名护车华服壮汉，勃然色变。翻身上马，往来路绝尘驰去，快得像一阵风！



事隔一天，西大街一家当铺发生了一件事。这家当铺好大的店面，垂着半截帘，帘上斗大的一个‘当’字。

门口贴着一付联，上联是：“济他人之急。”下联是：“图自家之利。”这倒是实实在在的老实话。

也是正午，当铺门口来了个人，是个年轻人，有着一付颇长的身材，不胖不瘦，人长得相当好，长眉凤目，挺俊，肤色黑黑的，也显得挺壮。

只是那身穿着，可就不在相衬了。上身是件破小褂，下身是件补着几个补丁的裤子，脚底下是一双快透底的薄底靴。

要是给他换件像样的衣裳，凭他那长相，谁敢说他不是有钱的公子哥儿，浊世佳公子。

上身小褂没袖，边儿都毛了，左胳膊藏在小褂里，右胳膊露在外头，每一寸肌肤都透着劲儿，走起路来，一摇三晃的，吊儿郎当的，跟“开元寺”一带的混混儿一样。

他到了当铺前，手一抬，头一低，走了进去。敢情是来当当的。年轻轻的不务正业，糟蹋他这块料儿了，未免让人为他扼腕。困窘本是低头事，可是一进当铺就不得不把头抬得高高的。

年轻人一进门，便冲着那一人多高的柜台上那扇小门叫了起来：“有人么，露露头儿。”这年轻人好会说话。

叫了两三声，柜台那一边才冒起一个脑袋，是个干瘪瘦老头儿，稀疏疏的几根山羊胡子，鼻梁上架付眼镜，典型的开当铺的。

瘦老头斜着一双老眼，膘了年轻人一下，然后，脸上不带一点表情，冷冰冰地开了口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年轻人一咧嘴，笑了，好白的一口牙：“进当铺来，还能干什么，找乐子，你这儿有么？”

瘦老头儿不屑地打量了年轻人一眼：“你要当当，有什么值

钱的东西？”

年轻人又咧嘴一笑，道：“敢情你是打门缝里瞧人，把人都瞧扁了……”左胳膊像条蛇一样，也没看他是怎么动的，一下就从小褂那齐肩的袖口里伸了出来，左手往瘦老头儿眼前一晃，道：“喏，能当么？”他掌心里托颗珠子，赤红，足有鸡蛋大小。

瘦老头儿两眼猛地一睁，指了指年轻人掌心上的那颗珠子，道：“你要当这个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收么？”

瘦老头儿收起一股惊容，深深打量了年轻人两眼：“这颗珠子哪儿来的？”

年轻人一摇头道：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问你收不收。”

瘦老头儿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这儿可不是销赃的地儿。”

年轻人突然笑了，微一点头道：“老头儿呀，瞧不出你还真有眼光。”

他居然承认珠子是黑货，世上哪有这种人。



瘦老头儿脸上变了色，惊声说道：“你果然是……我这儿不是销赃的地儿，收的东西都是有正当来路的，快走，快走，还不快走。”

年轻人凝视着瘦老头儿道：“这么说，这颗珠子你不收？”

瘦老头儿冷然摇头说道：“不收，来路不正的东西，哪怕它是块连城璧，我也不收。”

年轻人扬了扬手里那颗赤红大珠子，笑哈哈地道：“面对这么一颗珠子，你真能一点儿都不动心么？”

瘦老头儿冷笑一声道：“我想动心，可是我不敢动心，你快走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可要拿你送官了。”

年轻人笑笑说道：“老头儿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官我见多了，送官吓不了我，你不收，我就另找别家去，这颗珠子可大有来头，听说是一个满洲什么贝子的‘珊瑚珠’……”说着，他转身要走。

“慢着！”瘦老头儿突然一声轻喝。

年轻人转过头来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瘦老头儿指指那颗赤红大珠子，道：“这颗珠子哪儿来的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瞧你问的，你明明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！”

瘦老头儿道：“你会错我的意了，我是问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说这颗珠子是一个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，大有来头，你不信么？拿去仔细看看。”他伸手把那颗珠子放在了高高的柜台上。

瘦老头儿生怕珠子跑了一般，忙伸手一把抓起了那颗珠子，凑近眼前看了看，随即望向年轻人：“你说这颗珠子，是一位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？”

年轻人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我说的。”

瘦老头儿还不放心，又问了一句：“没错么？”

年轻人不高兴了，道：“不信你可以找个识货的看看，收不收在你，这‘长安城’里又不只你这一家当铺。”

瘦老头儿那薄薄的嘴唇边，泛起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笑，道：“只要是一位满洲贝子的‘珊瑚珠’，我一定收，值钱不值钱那是另一回事，单论来头它就大的惊人，你当多少？”

年轻人抬手扬起了巴掌。

瘦老头儿道：“五十两？”

年轻人哼地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不识货我识货，干吗？想蒙人哪，这颗珠子只值五十两么？拿来，我不当了。”他伸手要那颗珠子。

瘦老头儿手往里一缩，道：“那是多少，五百两？”